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中共第三世界外交原則之評述

doi:10.30390/ISC.199307\_32(7).0007

問題與研究, 32(7), 1993

Wenti Yu Yanjiu, 32(7), 1993

作者/Author：石之瑜

頁數/Page：69-8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3/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07\\_32\(7\).0007](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07_32(7).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中共第三世界外交原則之評述

石之瑜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在西方學界研究中共第三世界政策的人，都特別注意到中共政策中充滿了不一致，具有經常變遷的特色。直覺上，這種政策上的前後不一致，可以歸因於是投機主義在作祟，也可以說是反映了不斷變動的國際環境。當然，無論是投機主義的說法，或是反映國際環境變動的說法，似乎均假設中共在做決策時，是以保護它的國家利益為優先。同時這兩種說法也隱含了一個共通的觀察，即認為中共的政策多少是在被動地反映外來世界的壓力。西方政治家與學者很少注意到，中共總是企圖要在觀念上重塑世界政治中的道德觀與互動規範。在國際組織中，這種訴諸道德的主張，必須不斷地獲得其他國家的尊重，否則就等於承認道德破產。但偏偏一般人都不相信中共有可能重建世界政治的共通規範，尤其是中共常有許多道德上的主張，儘管這些主張在理論上可以相通，可是在實際政策上，的確很難有政策能同時滿足這麼許多道德訴求。因此中共領導人為了證明它這個政權真的有決心來完成各種複雜的道德使命，結果常常只好憑藉著戲劇性的外交辯才與象徵性政策宣示，來滿足他們對自己的期望。中共試圖在不同的時間裡，輪流用不同的道德訴求來評斷國際事務。在每一段時期裡，中共經常必須犧牲某一項道德訴求來凸顯其他訴求的重要性；長期下來，每個道德訴求都被犧牲過，也都被凸顯過，這就保證了中共的政策必然會充滿不一致與變遷的因子。

本文不擬詳細檢討中共的第三世界政策，而僅將就中共政策中的多重原則加以歸納，並簡介評述西方文獻對中共這種多重原則現象的學術分析。

## 中共對第三世界外交的多重原則

中共在第三世界問題上的主張，可以溯源於五種國家角色與世界觀，包括反映社會主義世界觀的中間地帶論、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和平共處世界觀，反映反霸與革命世界觀的三個世界理論，反映孤立主義世界觀的自力更生主張和人民戰爭主張，與反映現實主義世界觀的聯合陣線戰略。歷年來新的名詞常會出現，而舊有的名詞也會受到重新定義，以能適應於變動的環境，可是中共從未放棄任何一項曾經用過的原則，一旦新的名詞正式用上，很可能成爲中共外交政策原則中永久的烙印。中共作爲一個自許的道德政權，當然著重外觀上要有前後一致的道德主張，但歷年來中共不斷增加與第三世界交往的原則，使分析家的工作更複雜，也同時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使政治家爲了服膺這麼多原則益加困難，即使不能同時滿足所有原則，起碼也要想辦法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輪流滿足所有的原則。瞭解這些教條邏輯的演變，將有助於分析中共外交動機及中共國家生存的意義。

### 中間地帶論

中共的社會主義世界觀一度將世界分爲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兩者之間的戰場就是中間地帶。在一九四九年間，中共決定倒向蘇聯，幾乎有十年時間沒有再談中間地帶理論。到一九五七年，這個理論又出現了，或許是因爲中共瞭解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在蘇聯領導之下妥善經營。①到了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又指出，現在有第一個中間地帶（開發中國家），第二中間地帶（已開發國家），②這很清楚是第三世界理論的起源。

中間地帶這個觀念，創造了一種社會主義者向第三世界進軍的美好印象，更重要的是讓中共可以想像到一大群聽眾在聆聽中共嚴厲譴責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一定要有中間地帶以後，中共將要改造中間地帶來實現他社會主義道德使命的說法才能博人信任。至於中共當時是想單獨奮鬥或要與蘇聯共同努力，大概要看後者是否熱衷於社會主義而定。中共作爲一個道德政權的領導，在心裡上不會承認講社會主義的目的是爲自己國家的利益著想，透過組織中間地帶，中共的社會主義承諾，起碼在外觀上看不出任何自私的目的。

註① Samuel Kim, "Mao Zedong and China's Changing World", in J. Hsiung and S. Kim (eds.), *China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New York: Praeger 1980), pp. 30~31.

註② Herbert S. Yee, "The Three World Theory and Post-Mao China's Global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59 (Spring 1980): 240~241.

## 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世界觀也為開發中國家確認它們的敵人。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反殖民主義指著殖民母國，鼓吹獨立運動，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反殖民主義則堅持外國軍隊從他們的土地上撤退，當時包括了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退和越南軍隊從柬埔寨撤退。中共希望藉著反殖民主義使第三世界國家認識共同敵人，自行組織起來，彼此互助，以打擊帝國主義者。當世界廣大的鄉村包圍了城市，最後的勝利就可來到，這無疑是中國農民革命模式所提供的經驗。中共自稱與其他開發中國家有相同的被殖民經驗，所以不論何人要是反對它，中共便可以用道德政權的名義公開指責、羞辱這些人是屬不道德和不受歡迎的帝國主義一邊。

### 和平共存

自從一九五三年以來，中共就一直鼓吹國家間的和平共存。<sup>③</sup>中共在一九五五年印尼萬隆會議期間，以及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和平攻勢，不僅反映了中共目前強調的國內經濟復甦，也創造了開發中國家終將獲勝的信心（儘管中共在經濟上仍有許多困難）。照中共的說法，開發中國家的意志之所以在長期裡將居於支配的地位，是因為它們人數眾多。<sup>④</sup>因此，中共不需要輸出革命，它希望將和平共處原則適用到開發中國家，所以呼籲所有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紛爭均應和平解決。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戰爭，傷害第三世界最嚴重。中共在陳述了立場之後，並不排斥賣武器給區域衝突中的交戰雙方，反正是他們自己的責任。在一般的情況裡，中共對革命的道德支持往往不會影響正常的國家間關係。<sup>⑤</sup>

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道德性當然會因為強調和平，淡化革命輸出的義務而受損。此所以周恩來不只一次地企圖闡述和平與革命的關係，他強調革命的觀念包含了反殖、自力更生以及解放。支持「人民」的革命並不與國家之間的和平關係相衝突

。⑥

③ Liyu Ni "On Zhou Enlai's Diplomatic Theory", *Beijing Review* (Peking) (April 3-9, 1989): 14-15, 周恩來選集二（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一一八。

④ 作者不詳 - "Co-Chairman's Summary of Conclusion", *Beijing Review* (Peking) (April 18, 1983): v.

⑤ Peter Van Nes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 94-101.

⑥ Chunyan Wang and Ximing Wu, "Deng Xiaoping on Peace and War", *Beijing Review* (Peking) (April 3-9, 1989): 19.

## 自力更生

孤立主義的世界觀暗示中共在第三世界的使命之一，是要幫助第三世界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可以切斷第三世界與帝國主義間的連繫並促成帝國主義者的崩潰。中共並沒有足夠的資源成爲超強，但是中共可以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凸顯其對第三世界的真誠支持而不附帶任何的政治條件。在反殖鬥爭中，中共有時會支持所有捲入鬥爭的派系，第三世界國家照說應該會感激中共這種真正友好的支持，並逐漸排除其他強權帶有政治目的的援助。這可能就是爲什麼中共將南南合作視爲第三世界國家追求全面發展所不可或缺部份。⑦南南合作的觀念擴大了自力更生的範圍，使得自力更生也包含了第三世界整體的自力更生。如此，第三世界從中共那裡得到援助當然要比從一個非第三世界國家得到援助要來得理想。這種對自力更生哲學把中共描述成第三世界的典範，把中共的涉入描述成具有高度的道德吸引力，中共喜歡把其它國家做不來的工程承接下來，即令使它自己的資源更貧乏也在所不惜。因此，中共的自力更生反映了中共援助能力有限，但中共的援助第三世界的風格則凸顯了中共對第三世界自詡的道德承諾。

## 武裝鬥爭

孤立主義世界觀鼓勵受壓迫人民從事人民戰爭，人民戰爭的主張拒絕用拉一個超強去打另一個超強的方法。理論上只有人民戰爭才會贏得人民去衷心支持一個新的政權。在這一方面，過去中共願意提供輕型武器給世界上的革命團體，中共也曾很熱心地提供第三世界反抗團體各種訓練並教導他們毛澤東的游擊戰略。中共的援助風格反映了中共對蘇聯模式的尖銳批評。因爲中共感覺蘇聯專家與顧問常想要強力控制第三世界的游擊活動。中共也從不否認它的援助方式有批判蘇聯的作用。武裝鬥爭原則的困難，在於如何在一個友好但是右翼的政權與一個反叛但是左翼的反對者間取捨。不過，解決這個難題的心理壓力始終不強。如果這個政權對中共友好，則表示中共的一些外交原則被它接受了或至少受該政權所認知，那麼中共的慣常反應是繼續與該政權維持良好關係，但既不積極支持也不批評叛軍的活動。反正叛軍本來就必須要靠自己贏得人民戰爭來證明他們確受歡迎。

## 三個世界論

註⑦

作者不詳，"Co-Chairman's Summary", p. v.

反霸的革命世界觀引導第三世界國家認知到它們的主要敵人。根據一九七四年三個世界理論的看法，世界中存有許多的矛盾，而主要的矛盾存在於霸權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三個世界論提供了分析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架構。在這個理論之下，第一世界的國家被視為霸權，這種對霸權的認知滿足了革命政權追求一個使命的心理願望——即勇敢地反對霸權的擴張。就意識形態上來講，過去為什麼像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要比一個實行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國家還要來得危險呢？中共始終不能清楚的說明（儘管中共曾認為純就軍事來講，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國家正在衰微）。

三個世界論可以使中共自己免於與美國發展過於密切的關係，並且強調了中共在第三世界的地位，提醒美國若不放棄霸權將來中共與美國不可避免要衝突。這個理論也使得中共可以與第二世界（即工業化國家）尋求合作。因此，這個理論滿足了革命政權作為反霸先鋒的面子需要，既可維持好看的說詞，又可提醒中共自己永遠不屬於帝國主義陣營。這符合它在歷史上的一貫面貌，同時在心理上也滿足了自我角色期許。

### 統一戰線戰略

現實主義世界觀提醒中共注意國家安全的問題，因此中共曾以統一戰線戰略對付美國，後來則以該戰略對付蘇聯。譬如，反蘇統一戰線強迫第三世界國家必須選邊，儘管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國家對於兩邊都不想排斥。這種反霸統一戰線迫使中共必須置身於許多第三世界的組織之外，因為那些組織中有許多國家不接受反霸原則。另一方面，統一戰線有助於中共決定在世界政治中哪些道德問題應該具有優先性，也讓中共有了具體的標準來判定是否社會帝國主義（即蘇聯）要比第三世界的右翼反動政府還要更為邪惡。其實，統一戰線戰略非常有彈性，這可使中共轉移四十年來革命的主要對象，同時統一戰線的用辭也使中共感覺自己是永遠站在多數的一邊。

這似乎顯示第三世界是讓中共在操縱，目的是要說服他們配合中共為其所規劃的角色。因此，在心理上，中共自己必須犧牲某些它一向珍視的原則，向第三世界來證明中共確有真心誠意來貫徹統一戰線。比如在一九七〇年代，中共為了緩和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所以將人民戰爭的原則刻意壓制。一旦統一戰線披上道德外衣後，任何對統一戰線的挑戰，特別是戰線內的成員對戰線的挑戰，都有否定中共政權正當性的作用，所以必須嚴肅處理，這其中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越南對中共反霸戰線的挑戰。任何特定時期的統一戰線戰略都反映了當時中共對世界秩序的看法。在觀念上，開發中國家可能永遠是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不僅因為它們為數眾多（所以中共必然站在多數一邊），而且因為它們沒有能力威脅中共。然而，開發中國家的許多差異，常讓中共無法真正將它們組成一個統一戰線，可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並未困擾中共，可見，對中共而言，統一戰線充其量是一個心理上讓自己感到受歡迎的政治秀，而不是一個權力鬥爭的戰略。



## 關於中共第三世界政策的研究文獻

### 雙重性格

很多觀察家注意到中共曾鼓吹第三世界的革命，但同時又儘可能與很多第三世界的當權派建立正常關係。新聞界就特別喜歡引述周恩來在一九六四年非洲之行時，因為說過非洲革命時機已成熟的話，<sup>⑧</sup>使地主國窘困不已。結果僅有馬利完全依中共的意思發表了一項聯合公報。<sup>⑨</sup>胡契森認為這種雙重性格的戰略特色，在於它結合了上層政治的聯合陣線與下層社會的聯合陣線於一體。<sup>⑩</sup>戰略上的模稜兩可在它的東南亞政策上最為明顯。過去，中共一方面與東南亞國家維持外交關係，又不否認自己與這些國家內部的游擊隊保持連繫。又比如在安哥拉（Angola），中共既承認以安哥拉群眾解放運動為主的政權，又拒絕停止支援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的叛軍。<sup>⑪</sup>

這種雙重性格，會不會是針對要化解美蘇實施聯合圍堵中共的政策而來的呢？以致中共必須贊助叛軍行動，以便與蘇聯爭取革命夥伴，它同時也必須承認反動的第三世界政權才能與美國和台灣競爭國際認可。顯然雙重性格包含了對抗蘇聯的反霸主義原則，與對抗美國的社會主義原則。中共的基本動機，大體上是對內的。就像胡契森所說，中共要讓國人以為自己在世界上備受歡迎以提高內部的士氣，並證明它可以扮演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因此，中共的宣傳甚至會渲染到說剛果布拉斯是一個偉大重要的國家，其領導人則是世界級的政治家。<sup>⑫</sup>事實上，中共對叛軍的援助，只有在對付不友好的政權時才是實質的；若是碰到友好政權時，它對叛軍的援助常止於道德與精神層次而已。

### 機會主義

進一步分析雙重性格的話，也許會以為中共只是利用叛軍活動推翻不友好政權；當碰到友好政權時，它還是寧願維持官方關係，甚至犧牲當地革命活動。一位觀察家稱中共的外交是「游擊」外交，因為它包含了「對抗的、低級的、表演的、與

註⑧ John Hatch, "China and Africa", *New Statesman* (London) (August 20, 1970): 234.

註⑨ Tareq Y. Ismae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New York), 9, 4(1971): 501.

註⑩ Alan Hutchinson, "China and Africa", *Round Table* (Oxfordshire) 59 (July 1975): 264.

註⑪ Colin Legum, "Gong Dafei: Vice Foreign Minister for African Affairs, the PRC", *Africa Report* (New Brunswick) (March-April 1983): 22.

註⑫ Hutchinson, p. 265.

打混仗」等因子，完全超越任何理論架構。<sup>⑬</sup>的確，中共減少支援東南亞國協國家的游擊活動時，其原因就是想增進與鄰近國家的陸鄰與貿易關係。在一九七三年，中共在薩伊與莫布杜政權的關係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雙方在建立外交關係後，毛還坦承過去想推翻莫布杜政權是他犯的錯誤。<sup>⑭</sup>

但投機主義的說法，忽視了一點，那就是一個投機者應該純粹只追求好處，不會對象徵性的道德訴求感興趣。毫無疑問，中共薩伊政策的轉變，當然是要對付蘇聯在非洲的影響力，但是蘇聯如何可能在薩伊威脅中共呢？問題的本質因而仍是象徵性的，也就是誰有資格代表社會主義的力量。可是，中共贏取薩伊後真正得到什麼呢？它政策改變的結果，使它事與願違地捲入中非洲事務。在一九七七到一九七八年間，當莫布杜受到蘇聯武裝的安哥拉異議份子侵入威脅時，中共還必須去救他，同時中共還得強詞否認外界說他不再支持革命陣營。事實上，中共就一直拒絕放棄與東南亞革命運動的關係，它對所有受它援助過的反抗份子保持表面的聯繫，這使得與中共有邦交的政府深感不安。如果中共只是個投機主義者，那它公然維持與世界革命的表面聯繫到底是為什麼？看起來實在沒有什麼道理。當它不搞革命，而去支援一個不重要的右派政府時，最多只能表示中共是真誠地在推動反霸權的責任，也許當反霸獲得信用之後，中共也就獲得那些小國家的友誼，可是也僅止於友誼而已。雖然與反動的右翼政權建立聯合陣線的戰略，使中共看起來機會主義十足，但中共真正的動機仍是要與蘇聯爭取社會主義的領導地位，這顯非機會主義者所能理解。

### 革命的現實主義

革命現實主義也可以用來說明雙重性格。<sup>⑮</sup>照這個觀點，中共長期的國家利益是根據革命主義來決定的。現實主義取向的外交官再依此拓展外交，有時不惜暫時與保守政權在短期內建立關係。為解釋短期內的妥協，中共的理論家宣稱輸出革命是錯誤的，像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共沒有支持蘇丹反抗軍長期叛亂活動，因為蘇丹政府與中共關係友好。

中共基本上仍支持武裝革命鬥爭的原則。以阿爾及利亞而言，在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很多非洲反殖民的反叛軍，都對中共以快速行動支援阿國臨時政府的作法印象深刻，另一方面，中共雖然援助右派的友好政權，其目的往往是協助他們自給自足，因此中共常在帳上免去第三世界的借款債務，像一九八三年的薩伊、桑比亞及坦尚尼亞；或當借債人真有困難時，中共

註⑬ Meinda Liu, "Guerrilla-style Diplomac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September 8, 1978): 12~13.

註⑭ Philip Snow, *The Star Rafi: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p. 123.

註⑮ Alaba Ogunsanwo,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58~267.



也會延長債期，像金夏沙剛果即是。<sup>16</sup>中共也曾經簽訂貿易協定來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分散市場，在一九七〇年代早期，中共與智利及祕魯之間簽協定的要旨，就是要使拉丁美洲感覺自立，能更拉丁美洲化。<sup>17</sup>中共的長期政策是革命性的，因為它鼓勵武裝鬥爭，聲援反殖民地運動，它的短期政策則是現實主義性質的，因為它常刻意忽略第三世界友邦的保守反動性格。

可是，一個人除非瞭解反霸權主義的道德訴求，否則絕難接受現實主義的作風，對中共而言，雖然現實主義在短期內壓制了當地的革命，但它的目的在服務反霸權主義的最高道德要求。在許多狀況裡，中共援助第三世界，的確好像專門是設計要羞辱蘇聯的，最顯著的一點，就是中共一定強調，它的援助沒有政治上的附帶條件。中共也很明白，在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與蘇聯比賽誰給的援助多是不會獲勝的，如同一位西方觀察家所說：中共照顧一般非洲國家，就只是想證明沒有任何來自歐洲的勢力可以像中共一樣地真正關心他們。<sup>18</sup>僅僅爲了爭取友誼，到底對中共算是那門子的國家利益呢？國家利益的本質，毋寧是象徵性的，心理的，而且和現實無關。所謂現實主義，充其量不過是要凸顯反霸主義的最高訴求而已。

### 功能主義

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共外交辭令中添加了對第三世界的新呼籲，即要著重和平與發展，有學者因而稱此爲功能主義的體現，所以不能再以聯合陣線的眼光看中共。<sup>19</sup>中共力圖進入由美國及其第二世界盟邦所主宰的世界經濟體，中共也希望能夠對第三世界國家維持一定數量的援助。中共在國際組織中活動日見積極，甚至協助整合既有的國際互動，接受既定規範，功能主義可以說就是要把前述雙邊的現實主義發展成多邊的現實主義。因此，近來中共不太強調自己作爲楷模供世界效法，而是試圖適應世界現況以確立中共的位置。<sup>20</sup>在功能主義者眼中，世界各國應自有其獨立性，因此第三世界國家也不再能像過去一樣以籠統的稱之爲第三世界。

中共外交中功能主義的趨勢雖明確，但仍有兩個問題必須澄清：一是中共採用功能主義的動機是什麼？再就是中共常有反功能主義的政策作風又如何解釋？功能主義的興起多少是中共相信，只要有國際援助中共就可使中國大陸的經濟迎頭趕上。值得討論的是，何以在功能主義發生效果甚至成爲政策之前，中共領導人就已對之有信心？中共領導人今天稱讚門戶開放

<sup>16</sup> "Peking Redlines Its Ties", *Africa* (London) 138 (February 1983): 34; Ronald Tyrrell, "Zhao's African Odysse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February 3, 1983): 25.

<sup>17</sup> Cecil Johnso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New Ties and Tactics", *Problems of Communism* (Washington D. C.) (July 1972): 53-66.

<sup>18</sup> Snow, *The Star Rafi*, p. 158.

<sup>19</sup> Samuel Kim,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Boulder: Westview, 1989), p. 173.

<sup>20</sup> S. Kim,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p. 169.

政策和所謂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樣子，正和過去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發動之前，他們拚命宣傳的樣子很像，只是後來大躍進變成了代價很大的笑話。<sup>②</sup>中共好像認為，一旦它對世界宣佈了新的功能主義政策，它就一定要說得好像它已經成功了，這樣才能表示自己作得對。本來很理性的政策，變成是要讓世界都相信中共在經濟上必可成功的一場政治秀，可見宣傳功能主義的根本動機，只是要創造出一個中共必將成功的表像罷了，政治秀完全不能保證從前用過但現在不談的那些外交道德原則，將來不會重新受到青睞。顯然功能主義鼓勵的和平共處原則不能也不應該損及第三世界要自力更生或獨立自主的道德原則。在一九八九年夏天，社會主義的大旗曾又飄起，使人記起白魯恂（Lucian W. Pye）在觀察中共的現實主義時說過的話：「那種自欺的現實主義體制，可以在一夜之間就推翻。」<sup>③</sup>事實上，中共堅持門戶開放政策的宣示，正是另一個自說自話的現象。簡而言之，不談道德原則的功能主義，遲早會傷害到功能主義政策的合法性，但談了道德原則的話，功能主義政策可能變得完全不切實際。

### 挑戰者

中共對功能主義的提倡，致使一些觀察家（包括中共在內的）認為這證明了中共沒有理由作為第三世界的領導者。說穿了，中共應是個對第三世界的挑戰者。中共想維持當前國際現狀，主要是因為它想向國際組織，如世界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尋求低利貸款，也使其他有可能接受國際間財務上援助的第三世界國家備感競爭壓力。<sup>④</sup>事實上，前述的功能主義者正是在毛澤東及馬克思學說裡加上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思想後，才取得政治上的正當性。<sup>⑤</sup>依照商品經濟，中共應該在世界市場上採取主動，從而又使勞力密集的第三世界國家承受經濟競爭壓力。在此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共不僅享有與第三世界伙伴的貿易順差，而同時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卻大量減少，並且是集中在象徵性意義高的計畫項目。<sup>⑥</sup>上述這些發展，表示中共只不過是向第三世界挑戰的一個競爭者罷了。

一方面，中共縱容自己與第三世界競爭經濟資源，另一方面又企圖幫第三世界宣傳共同利益，這對他自己說得過去嗎？

<sup>②</sup> Chih-yu Shih, "The Decline of China's Moral Regim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Retrospec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Seattle) (1994, forthcoming).

<sup>③</sup> Lucian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Ann Arbor,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sup>④</sup> Robert L. Word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hina's Third World Policy in Practice", in L. C. Harris and R. L. Worden (eds.),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Champion or Challenger?* (Dover, Massachusetts: Auburn House, 1986), pp. 96-97.

<sup>⑤</sup> Carol Lee Hamrin "Domestic Components and China's Evolving Three Worlds Theory", in Harris and Worden,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p. 48.

<sup>⑥</sup> Bruce D. Larkin, "Emerging China's Effect on Third World Economic Choice", in Harris and Worden,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pp. 100-119.

既然中共慣常以自力更生作口號，理論上它可以告訴自己，那有自力更生的國家會可能受到世界市場嚴重傷害的呢？不管怎樣，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中共高層的領導人，仍多次前往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每次都散發一些貸款為禮，想保住第三世界繼續對中共的信賴。這些行動證實中共還是認真地珍惜自己做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地位，而且表示它並不是為了自己要進行現代化，所以才要堅持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其實是真想保留他們固有的在第三世界國家心目中的崇高形象。這樣一來，中共透過對第三世界政治發展指引方向，因而多少仍可以有助於表達中共心目中的正確世界秩序究係何物。

### 一個旁觀者

更嚴厲的一項指控，是說中共根本不算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其理由要回溯到功能主義發生之前。一位印度觀察家發現，中共常常進行它自己一再批判的大國主義行徑，像在不結盟運動方面，中共過去總是作一些保留，而且一味地要別人滿足它的要求才肯加入，相形之下，印度就願意先談再說，不設條件。<sup>26</sup>中共拒絕採納這種比較開放的態度，難道不正表示中共不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嗎？很多觀察家就指出，中共不是第三世界國家在世銀的二四國集團成員之一，事實上，中共也不是聯合國中第三世界所組的七七集團中之一員，總而言之，中共看起來拚命想做的，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不是第三世界國家。<sup>27</sup>

其實，除去主觀意願不談外，中共的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生活品質、壽命、識字教育及軍事費用等，均遠在一般開發中國家之上。<sup>28</sup>中共明明具有超越第三世界的行為能力，卻一定要扮演第三世界國家的角色，因為它深知自己只有在第三世界才有廣大的聽眾群，儼然使中共受到高度肯定。對於中共國家認同實質內涵最根本的測試，似乎應該看它肯不肯為了承擔第三世界的任務，而犧牲獨立行動的空間。可是它有兩個方式可以規避這種考驗，第一，中共可以用外交語言操縱第三世界的觀感。所以不管它的行為實際如何，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仍會認為它是一個第三世界成員，中共所提供的各種象徵性的援助，與在外交言詞及精神上支持第三世界，就有可能收到這種改變觀感的效果；第二，中共可以要第三世界仿效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使第三世界中國化，這樣第三世界與中共本身要追求的目標，就沒有什麼區別了。如果第三世界能把中共的外交原則內化成為他們的原則，那中共與第三世界就都能免於霸權的侵擾了。

<sup>26</sup> Gopal Chaudhuri, *China and Nonalignment* (New Delhi: ABC Publishing House, 1986), pp. 167-181.

<sup>27</sup> Chaudhuri, p. 169.

<sup>28</sup> Lilian C. Harris and Robert L. Worden, "Introduction," in Harris and Worden,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p. 1.

## 中國來的傳教士

也有人認為，中共的非洲政策使它看來像是非洲最新到的傳教士。這個評論有助於說明何以中共有時被視為第三世界以外的國家。傳統上，中國人眼中的非洲人，甚至比西方人還野蠻，<sup>29</sup>可是觀念上，由於中共與非洲均受到殖民主義之危害，所以中共必須強調他們的共同經驗。然而，這卻使中共常會錯估了非洲的情況，竟相信非洲人應該要追隨中共的步伐。因此，它曾要非洲人也強調人民戰爭、武裝鬥爭、自力更生及反帝國主義。<sup>30</sup>可是在實際情況裡，非洲大異於中國，中共從來沒有直接受到非洲那種殖民統治；非洲與殖民母國的關係與中國和帝國主義的關係是不同的；很多非洲國家不像中共那樣曾經為建國而戰；而且中國的農民向地主革命鬥爭的經驗在非洲的部落社會可能全不相干。中共卻將毛語錄運送到非洲，也有一小批非洲激進分子接受改造。中共這種在非洲的傳教心態有時也在亞洲出現，只不過現在中共要亞洲人學習的是社會主義思想，不是儒家思想。<sup>31</sup>

過去，中共在非洲宣傳毛思想，喜歡繼續在道義上聲援一度與中共有過交情的非洲革命信徒，等於是想使非洲中國化。中共常把整個非洲看作同質的一塊大陸，這是它根本不了解非洲的證據，雖然今天這種無知已經稍微緩和了，但北平顯然還沒有能力發展出更能反映非洲各國異質性的政策。即令中共知道非洲國家彼此不同，需要有不同的政策相對應，並不代表中共有能力作出政策來反映各國間這麼大的差距，此所以中共的傳教心態恐將持續到九〇年代，這就像北平曾建議非洲在一九六〇年代搞武裝鬥爭；一九七〇年代搞自力更生和一九八〇年代放棄中央計畫搞市場經濟。雖然中國人自有理由為什麼他們會有這麼多不同的建議，但非洲人怎麼能真的跟著中共改變立國原則呢？<sup>32</sup>無論如何，傳教士的生命意義要靠集結的門徒來肯定，所以即使中共自己的經濟能力有限，總有一天中共的領導人又會帶著貸款為禮物，再到非洲傳播新的教義，召集新門徒。

## 結 論

由於外在挑戰的本質不斷變化，中共的外交在不同的時期也強調不同的原則。為什麼這不能算是標準的機會主義呢？因

<sup>29</sup> Snow, *The Star Raft*, pp. 206~212.

<sup>30</sup> Snow, pp. 69~104.

<sup>31</sup> Raphael Israeli, "Living China's Shadow", *Orbis* (Philadelphia) 31, 3 (Fall 1987): 341.

<sup>32</sup> Snow, *The Star Raft*, pp. 136~138.

為雖然今天爲了凸顯某一個外交原則而不得不犧牲另外一個原則，這個暫時犧牲的原則遲早又會透過犧牲或擱置今天所凸顯的原則，來表示其重要性。機會主義者絕不會同時想維持這麼多看來矛盾的外交原則。中共不斷忙於恢復它對不同外交原則的執行誠意，看來十分笨拙，但正足以證明中共關切它的形象，即中共想要證明它永遠能夠找到適合的原則來組織第三世界去完成其正確的歷史角色。因爲在強調一個原則時，總是會犧牲其他的原則，所以任何關於國家利益的客觀觀念都不可能永遠存在。既然沒有客觀的國家利益標準，又怎麼能說中共的反反覆覆是自私自利的機會主義行徑呢？

譬如，在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六〇年代，中共爲了證明對世界共產主義的誠意，暫時不顧他滿口的和平高調，支持第三世界的游擊武力推翻右翼或殖民政權。在這個階段因爲武裝鬥爭的使用（如在盧安達及越南），使反殖民主義特別凸顯出來，但也使和平共處原則面臨危機。由於對中共來講，當其面臨台灣與美國的威脅時，和平絕對是一種珍貴的價值，可見中共若肯爲了反殖而危及和平，誰能懷疑它反殖的誠意呢？一九七〇年代，反霸與統一戰線被特別強調，結果中間地帶論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抗的觀念則爲中共所刻意淡化。中共藉著與第三世界的反動政權像巴基斯坦和薩伊聯合來羞辱蘇聯，表示蘇聯比反動政權更邪惡。因爲這種戲劇化的邏輯，中共支持了巴基斯坦與薩伊分別對抗印度與安哥拉。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和平共處原則透過開放政策而受到大肆強調，以至於自力更生原則只好刻意淡化。不久前，反帝主義與三個世界論再次受重用，以解決一九九〇年代初因爲開放政策所帶來的社會主義認同危機。

雖然這些例子僅是骨架式的列舉，但是它們足以顯示古典的國家利益觀念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完整的道德面貌可能才是中共至高的利益。中共的敵人似乎總是那些破壞中共自我期許使中共的自尊與道德形象受損的國家，像這樣去贏得大眾的歡迎只能在心理上讓中共有面子。許多原則的並存共列容許中共在外交觀念的運用上，能有彈性地組織第三世界來處理不同的威脅，但是中共的努力僅是一場接一場的政治秀，中共雖然演得極爲認真，但它表露的彈性只會困擾第三世界，並使第三世界對中共失去信心。第三世界的困擾與沒信心會迫使中共在短期內更堅持那些受到質疑的原則以圖證明中共道德的純粹性。這則使得下一回合出現新的主導外交原則時，效果更戲劇化。